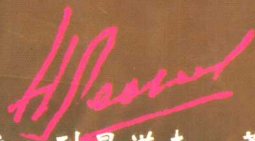


当代俄罗斯著名侦探小说系列

跑马场



尼古拉·列昂诺夫 著

郑洪炜 杨莉 译

群众出版社

5
03

当代俄罗斯诗歌

47.275
LAN₃

跑马场



尼古拉·列昂诺夫 著

郑洪炜 杨莉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跑马场/(俄罗斯)列昂诺夫著;郑洪炜,杨莉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9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ISBN7-5014-2548-5

I. 跑… I. ①列…②郑…③杨… II. 侦探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055号

跑马场

著者:尼古拉·列昂诺夫
译者:郑洪炜 杨莉
责任编辑:冯京瑶
装帧设计:唐少文
责任印制:连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编:100078
印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本 插页2
字数:175千字
印张:7.75
版次: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5014-2548-5/I·1049
印数:0001-4000册
定价:12.00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4)
第六章	(69)
第七章	(88)
第八章	(101)
第九章	(115)
第十章	(129)
第十一章	(144)
第十二章	(166)
第十三章	(179)
第十四章	(196)
第十五章	(212)
最后一章	(233)

跑 马 场

郑洪炜 杨 莉 译







第一章

刑侦大队侦查员列夫·古洛夫用胳膊肘支撑着靠在铁栏杆上，以好奇的眼光观察着跑马场。

骑手们坐在儿童玩具似的轻便马车里围绕马场一圈又一圈地飞驰，他们身体向后仰，几乎是半躺着，两只脚翘起来的样子有点儿滑稽。马的毛色各不相同，高矮肥瘦也大相径庭。那高大的挺着宽阔的胸，雄赳赳气昂昂的，那小巧的摆动着细弱的腿也很精神。所有的马都很标致可爱。

古洛夫很久以来就打算抽时间来跑马场看看，但一拖再拖，总没空闲时间，直到今天才来。他第一次来到这种场所，出乎他预料的是，这里的马匹竟是如此秀丽多姿。古洛夫虽然见多识广，遇事不动声色，但这些马还是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列夫·伊万诺维奇·古洛夫今年只有 26 岁，因此，人们通常只唤他的名字，那表示尊敬的父称（即伊万诺维奇）只出现在公文里。他毕业于某大学法律系，在刑侦部门工作已是第四个年头了。

昨天，开过下班前例行的碰头会之后，处长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图里林上校让古洛夫留下来，神情肃穆地递给他一个还散发着办公用品胶水味道的空纸夹，纸夹上写着“侦破公民鲍·阿·洛吉诺夫被谋杀一案的刑侦卷宗”。图里林把空卷宗交给古洛夫，



对他说，常到处长办公室走动走动，有事多商量，并让古洛夫立刻去见检察院的侦查员，接受侦查员的指示，以便找到那个“杀害了鲍·阿·洛吉诺夫公民的嫌疑犯”。

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洛吉诺夫在跑马场任骑师 30 多年，三天以前，有人在一个单间马厩里找到了他的尸体。这个单间马厩是大家普遍钟爱的赛马格拉季阿托尔的驻地。洛吉诺夫的太阳穴旁有一个凝结的血块，那匹公马的右后蹄铁上有血痕。有人对现场作了各种必要的记录，据称，这里发生了不幸事件。然而，第二天科技处的专家们作出的结论却是：导致洛吉诺夫死亡的原因不是马蹄碰伤。这些情况古洛夫是听检察院的侦查员说的，那天，检察院的侦查员对古洛夫的接待显得礼貌有余，热情不足。

古洛夫反复读了三遍现场勘察记录与对马厩里同洛吉诺夫一道干活的工作人员的审问记录。他企图通过研读资料来弄清专家们的结论，但是，他被那一大堆专门术语搞得头昏脑涨。

尼古拉·季莫菲耶维奇——这是检察院侦查员的名字与父称——不太客气地从古洛夫手中拿过刑侦卷宗，坐在古洛夫身旁。

“怎么样，列夫·伊万诺维奇，”侦查员叹了口气，“我能不能称呼你为廖瓦？那就好。我同医生和专家们谈过了。洛吉诺夫死了，不过，家喻户晓的走马格拉季阿托尔与他的死毫无牵连。伤口是带尖儿的金属物自上而下扎出来的。马蹄铁上没有这种尖端，而且马蹄铁在太阳穴位置的头骨上不可能刺出如此的深度。因此，我们得寻找凶手。您对跑马场有所了解吗？不了解？你们那位图里林总让我吃惊。好吧，廖瓦，你到你们处长那里走一趟，定出一个侦破方案，然后到跑马场去。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到我这里来。”

古洛夫看了一阵骑师们的活动，便朝行政楼走去。进了楼，他



沿着静静的、稍有凉意的走廊向前走，在光荣榜前停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四折的道林纸页，打开纸页，再次读着所写的内容，这张纸他不知读了多少遍：“兹有年轻作家列·伊·沙特洛夫前去贵处联系工作，该作家正在写一部叙述跑马场活动的中篇小说，本杂志社编辑部恳请你们给予协助。”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古洛夫在介绍信中改换了姓氏，名字与父称则保留原来的样子。

古洛夫站在一扇门旁沉思着，抬眼一望，只见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主任技师玛·格·邦达列娃”。古洛夫一边考虑牌子上的两个缩写字母表示什么样的名字与父称，一边敲了敲门。他走进办公室，对端坐在办公桌旁的高大的已不年轻的女人点了点头，脸上现出一副窘态，一声不响地递上介绍信。

“我是邦达列娃，玛丽亚·格利高里耶夫娜。”她读完介绍信，边说着边伸出手。

古洛夫握住她那结实有力的手，心里有些发慌，脸也红了。他本想作个自我介绍，一想到自己的名字“列夫”是狮子的意思，他总觉得这样称呼自己有些可笑，有些自命不凡的味道。他想说出自己的小名——“廖瓦”，但立刻又想起上小学时童年伙伴们拿他名字开玩笑的情景：“廖瓦，廖瓦，来自莫吉廖瓦^①……”除去廖瓦这个小名之外，妈妈还叫他廖乌施卡、廖伏契克，不过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名字。

“列夫·伊万诺维奇，”他费了好大劲才作了自我介绍，脸红得更厉害了。动辄脸红，有时也可算作长处，在与周围人交往的过程中这也是一个非常奏效的法宝。

邦达列娃作了个手势请他坐下，接着，她长出了一口气，把自

^① 莫吉廖瓦是莫斯科以西 600 公里处的一座小城的名称，这里是以谐音开玩笑。



已眼前的一堆文件推开，那动作就像把没吃完的馅饼推开一般，然后便灵巧地以男人的姿势点燃一支“贝拉摩尔”香烟。

“有何贵干，列夫·伊万诺维奇？”她全神贯注地盯着古洛夫，但此时他已镇定下来，用充满信心的微笑对着她。古洛夫心里很清楚，他的微笑非常动人。“您想了解些什么？”

“我想知道是谁杀害了骑手洛吉诺夫？”古洛夫完全可以这样说，但他忍住了这句合情合理的真实表达。他沉思片刻，在心里告诫自己：你才26岁，你如今的身份是涉世不深的作家。于是他诚恳地说，他对人世间的事了解甚少，仅了解一下周围的人群。

邦达列娃坐在宽大的单人沙发里，身体向后靠了靠，居高临下地望着古洛夫，笑了，忽然，她皱起眉头（古洛夫猜不透她在想什么），以缓缓的语调说道：

“怎么说呢，我们当然受到新闻界的注意……”她望着古洛夫，“画家、摄影记者、各种新闻记者常来采访。”邦达列娃收住话头，用强有力的手抚摸着桌面，她的眼神中现出某种疑惑的神情，似乎在请求什么。“有些人来我们这里采访，我们给了他们通行证，可他们甚至没到马厩看一眼，而是在有奖赌马的日子到看台上，他们参加赌马。”

一提到赌马，古洛夫立刻又想起了被杀害的骑手。图里林上校谈到过跑马场，检察院的侦查员谈到过跑马场，而古洛夫却从来没见过跑马场是什么样子。邦达列娃把这位采访者的沉默不语看作是心中慌乱不知所措，于是更加坚定了信心，继续说道：

“您想了解这里的人，在我们这里，同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有个别人同意来跑马场工作，认为这里是棵摇钱树，可干上一个月就辞职不干了。也有些人来这里，想先在马厩过渡一下，然后想办法混到我这里，以便离收款台近一些。”



古洛夫偷偷回转身看了一眼，此处根本没有收款台。这里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摆着简单的办公用品，这里不是跑马场，也没有马的气味。而这位邦达列娃身上倒散发着金钱的味道。显而易见，这种金钱使主任技师心潮起伏。

“在我们这里工作的是一些优秀人才。一批优秀的人！这是一批对赛马运动着了迷的人！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好马，出色的马！简直像诗里描绘的那样！像童话里的情景！”邦达列娃突然停住，仿佛是为自己的冲动感到不好意思，“当然，也有孬种。很遗憾，确实有。”

“我到看台上去转转，”古洛夫说，“我想了解一下跑马场的全貌。”

“当然可以，”邦达列娃同意道，但仍以怀疑的目光望着他，“我可以给您发放三四天的通用入场证。”

“唔，不必了，谢谢。”古洛夫当然不希望每天花 80 戈比来此购票入场，但他不能不谢绝这种优惠。

“干吗这样客气，我们可以给您入场证。”邦达列娃有些不好意思了。

“谢谢您，”古洛夫摇了摇头，表示拒绝，“我想认识一下驯马员格利高里耶娃，”他的声音生硬得有点儿离谱儿，这是向她表示，不要再提免费入场证的问题，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现在该谈正事啦。

“尼娜·彼得洛夫娜·格利高里耶娃是一位很有趣的、富有天才的人，不过……”

“对不起，”古洛夫站起身，“我想见的恰恰是这个人。”

邦达列娃想说，这里的主人是她，但她把这句话压了回去，保持着沉默。而古洛夫却在等着她的答复。古洛夫个子较高，身材



修长，穿一身高雅的西服，长着一双天蓝色的眼睛，脸上现出淳朴的稚气，像女孩子一样红了脸。“看得出，他来此是为了公事，他不是来赌马的，当然不是。”邦达列娃一边自下而上地打量着古洛夫，一边想，“但是，尼娜现在顾不上接待作家。”

邦达列娃同古洛夫一起从办公楼走出来，她指着对面方向说：“您到那边去找第六驯马组，我会给那边打电话的。”

“谢谢您，玛丽亚·格利高里耶夫娜。给您添了麻烦，真不好意思。”古洛夫频频点头表示谢意，然后敏捷地跳过栏杆，径直朝对面走去。

“等着瞧吧，尼娜会分配给你一个好差事，你穿着考究的西服，衣袖洁白，干起活来的样子一定很动人。”邦达列娃望着他的背影，幸灾乐祸地思忖着。她在楼前又站了片刻，看了看场上的马匹，然后回办公室去给尼娜打电话了。

古洛夫穿过跑马场，来到一排白石头砌成的马厩，马厩前有几只不知是什么品种的狗在跑来跑去。天很热。这里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偶尔传来马蹄敲击柏油路面的声音，这是一位骑手在驰向跑道，听不清骑手在说什么，偶尔从附近传来马的响鼻声，铁筒的叮当声，然后又归于宁静。真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在一个大城市的市中心。

古洛夫走进马厩，刚才还在刺眼的阳光下，现在一走进光线暗淡的马厩，很不习惯。为了缓冲一下，古洛夫在进口处停了下来。这里散发着马的气味，但气味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强烈。古洛夫沿着中间的过道向前走，读着木牌上标示的马的名字：“吉阿岑特”、“维利涅亚”、“库斯塔奈”等。这是些动人的、有点儿神秘色彩的名字。古洛夫知道，那匹名叫格拉季阿托尔的名扬四海的赛马就在第五个单间厩里。三天前，洛吉诺夫的尸体就是在它的脚下



找到的。古洛夫不想去看这个单间厩房。以后会有机会看的。再说，他在照片里已经看过了，现在那里只有一匹著名的好马，尸体早就搬走了。

古洛夫耸了耸肩，朝四周望了望。周围空无一人。“维利涅亚”发出轻微的鼻声，用额头触了触马棚顶上的椽木，又朝顶棚伸了伸脖颈。古洛夫用手摸了摸它柔软的热乎乎的皮毛。

“乞丐，”从旁边一个单间马厩里走出一位年轻人，拍了拍维利涅亚的脸说，“来，来，到外面学学跑步，回来给你吃糖。”

这位管理马厩的人才20岁出头，大家都叫他柯立亚。

“玛丽亚·格利高里耶夫娜刚才来过电话。尼娜·彼得洛夫娜正在场上驯‘荷花’。”柯立亚一边用破布擦自己那只布满雀斑的手，一边通知古洛夫道。他冷冷地望了望旁边的一间马厩，然后走进进去，跪下来，开始给一匹绰号为“倒霉鬼”的黑马缠绷带。

“它不踢人吗？”停了好一阵，古洛夫忽然提出这么个问题，话一出口便后悔了，真想把自己的舌头咬掉。古洛夫脑子里不该冒出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柯立亚当然认为洛吉诺夫是被马踢死的。

“跑惯了。”柯立亚简短地回答道。

古洛夫心中有些恼怒。

马厩里寂静、悠闲，凉爽的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草料气味，马厩管理员柯立亚正在用那长满雀斑的胖乎乎的手给黑马缠绷带。这匹马的绰号具有讽刺性——叫作“倒霉鬼”。乍一看来，洛吉诺夫是被马踢死的，而实际上凶手可能就是这个人，尽管他的外貌如此文静，甚至萎靡不振。

倘若柯立亚真的认为洛吉诺夫是在同样的处境下被踢死的，那么，他柯立亚为什么还能如此平静安详、放心大胆地跪在马蹄旁呢？



古洛夫研究过在马厩工作的所有人员的档案资料,包括眼前这个柯立亚的个人档案。人员并不多,涉及范围也有限。实际上就是个班组,组长格利高里耶娃是个驯马师,其实她在走下坡路,没什么发展前景。在她的履历中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作为女人,也不需要她负什么大责任。至于柯立亚,古洛夫只知道他是去年秋天从部队复员来此,想当一名骑手。另一个管理员名叫米哈伊尔·雅可夫列维奇·罗高金,已经 62 岁了,从 1946 年就在这里工作。还有两位骑手,都是不久前从部队复员来的。大家对他们都了解甚少。常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位,是挂靠在这个班组的铁匠彼特鲁申。

就这么几个人,古洛夫,你选择吧。即使这几个人当中谁也没杀害洛吉诺夫,那他们当中也肯定有人与谋害行为有间接关系,至少是这样。昨天,古洛夫的上司图里林上校就是这样判断的。古洛夫在装订成册的卷宗中读到了对有关人员的审问记录,他把驯马组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材料摘抄了下来。驯马组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专家们对此案的结论,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除了凶手之外,很自然,都认为洛吉诺夫死于意外事故。

在马厩里人们感到安静舒适,马棚里传出马匹咀嚼的沙沙声,偶尔也能听到颤音的响鼻或者马匹在栏杆上蹭痒发出的声响。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有人被杀害了,而周围却是静悄悄的太平氛围。驯马师在驯马,管理员在忙日常事务,其他人则踪影全无。古洛夫走到马厩尽头,他数了数,一共有 32 个单间马棚分列在中间过道两边,每边 16 个。

从外表来看,那匹创纪录的名扬四海的赛马格拉季阿托尔与其他马匹没什么区别,它是一匹喂养得膘肥毛亮的、体态匀称的深枣红色走马。古洛夫匆忙地望了它一眼,在这个发生谋杀的地方



不可久留,因为很可能有人正监视着这位“作家”的活动。那位与谋杀有关联的人如今很紧张,正处在杯弓蛇影的状态之中,对陌生人的任何细微的好奇心,此人都会怀疑并按照自己的思路作出解释。倘若被注意上,古洛夫的如意算盘、下一步的秘密活动以及整个侦破计划就都要泡汤了。计划?说到底,什么计划,计划的内容是什么?计划其实并不复杂:了解有关人员,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在图里林上校的办公室里,一切是那么清晰,那么明了。可是一到这里,任何人都不愿管理你。你试试如何接近有关人员吧。

马厩的尽头有两个屋门相对的房间。右手那间屋里,骑手们在休息。古洛夫朝房里望了望。骑手们名副其实地在休息:两个人都在酣睡,其中一个正处于鼾声如雷的梦乡之中。桌子上面放着纸盒包装的牛奶,一张揉皱的报纸,还有面包和香肠。对面那间屋里没有人,这是驯马组组长格利高里耶娃的官邸。尼娜·彼得洛夫娜·格利高里耶娃今年 27 岁,尚未出嫁……古洛夫走出组长官邸,坐在一个小圆桌旁。桌上铺着一块红色的、印有常春藤图案的旧桌布,桌布上似乎落满了尘土。古洛夫观察着屋内的设施。常言道,居室里的陈设最反映主人的个性,比本人身上反映得还要真切。那就让我们从左向右,按顺时针方向来作一次观察吧。就像进行搜查那样。

靠近门的墙边放着一个硕大的乡村里常见的躺柜。论起这柜子的古老程度,可以算作是历史文物了。柜子上面摆着一台现代的秤。在墙角立着一个五屉柜。不是大立柜,不是餐具橱,而是五屉柜——刻着花纹的橡木五屉柜。再向右看,便是古洛夫肘下的桌子了。桌上摆着一架收音机,此物已不那么古老,最多是 40 年前的产品。桌上还有一个花瓶,内插一束蜡制的玫瑰,花瓣上落了



一层灰尘。躺柜和五屉柜之间铺着一块麻绳编织的粗糙的长条地毯。对着屋门的墙上有一扇窗户，一望便知，这窗户长时间未曾开启，也未曾擦拭了……至少近年来没人动过它。房里的主要装饰品是一幅画。这幅悬挂在墙上的画上，绘有一匹马，画得很平庸，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连颜色都和那躺柜、五屉柜的颜色一样灰暗。

在这等陈设的房间里，女主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格利高里耶娃不住在这里，不过，她是不是会在此度过某些时光？古洛夫在记事本上写了些什么，这时他听到马厩门口那边传来马蹄声和人声。他走出房间，在开着门的光线下看到了一匹马、一辆车，还有影影绰绰的几个人形。

格利高里耶娃刚驯过的那匹马浑身湿漉漉的。骑师和管理员匆忙为它卸了车。柯立亚牵着它去遛，而格利高里耶娃甚至没朝古洛夫这边看一眼，便说：

“过来，帮帮忙。”

古洛夫懂了，他应当把刚卸下的小车推到一边去。听到生硬的命令，他立刻明白：这女人可不是小巧玲珑型的，刚才只看到侧身，那是个错觉。格利高里耶娃个子不算高，走起路来脚趾内向，就是常说的罗圈腿，因为戴着头盔，看不见头发是什么颜色，在推到额头以上的眼镜下边，显出汗水横流的额头与脏脸，一副凶神恶煞的架势。古洛夫有些发窘，他转过脸去观察门外管理员在干什么。柯立亚把马牵到不远处一片空地上，那里竖着一根粗大的木杆，以木杆为中心，固定着几根水平方向的较细的杆子，这设施有点像儿童游艺场的旋转木马。柯立亚把马拴在横木杆的一端，马就绕着圈子走起来，嘴里冒着一团团白沫。

驯马师一面整理套具，一面暗中观察这位不速之客。她面前这位穿着洁净、外表过分修饰的年轻人简直像个要参加演出的演



员。他脸上现出惊慌，举止不知所措，而且，他竟如此年轻，22岁，23岁，不会再多。廖瓦长得的确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为此，他更觉得不自在。尼娜望了望自己身上满是灰尘的男式衣裤，觉得自己简直像个潜水员。

“嘿！”尼娜故意粗鲁地对古洛夫喊着，“你到这里来为的是写作，是不是？”

“您说什么？”古洛夫光顾着看门外管理员洗马的情景，有点心不在焉。只见柯立亚在那里往马身上倒了几桶水，又为它擦洗身上的灰尘。那马鼻孔一张一缩，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身上的毛闪着绸缎般的光泽，显出令人惊叹不已的勃勃英姿，仿佛刚从童话中降临人间，真是美不胜收。

“难道说还有哪匹马能超过它吗？”古洛夫忘记有人在向他提问了，只顾喃喃地自言自语。

“它名叫‘荷花’，是匹公马。”格利高里耶娃用嘲讽的语调说，“它还有个名字，叫莲卡，它是个懒虫，还称不上好马，中等水平。除去贵族血统与天才之外，它什么优点也不具备。”

“什么优点都不具备？既然是天才……”

“光靠天才可不会有多大出息。”尼娜用马鞭敲打着靴子上面的尘土，大笑起来，“您可得记住，赌马时千万不要把赌注押在这无赖身上。”

古洛夫昂首挺胸，居高临下地傲视着女骑师。一时间他竟忘记了自己是刑侦处的督察，是以“作家”面目出现来此调查凶杀案情的，他忘记了必须设法在此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也忘记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女骑师、驯马组的领导，他还要在她的地盘工作数日。可他现在被激怒了，他说话的语调傲慢而愚蠢：

“尼娜·彼得洛夫娜，您听我说，您觉得这里情况正常吗？”